

诗 风

啊 抗战

□ 刘福智

我没能经历那段苦难的岁月
我没能赶上那场卓越的苦战
然而我的心 时时被那段岁月撞响
我的血 常常被那场苦战点燃
隆隆的炮声早已化作工地上奠基的夯声
熊熊的战火早已燃成节日里夜空的彩焰
1945——早已走向历史的纵深
而它的脚步 却一次次地踏响一年的秋天
就在那个秋天
东方终于结束了一场空前惨痛的劫难
中国终于上演了一幕空前灿烂的狂欢
啊 抗战
一个以90度鞠躬表示礼貌的民族
一个穿着木屐踩着小碎步的民族
随着野心的膨胀
竟滋生出胜过野兽的野蛮
一个以四大发明滋养世界的民族
一个以汉唐气象傲视万邦的民族
随着近代的衰落
竟面临亡国灭种的灾难
做奴隶还是斗士
是苟活还是死战
南京城的血海在询问
万人抗的骨山在询问
中国人面临着决断
其实
杨靖宇冰冷的墓地比满洲国的皇宫还要温暖
赵尚志粗糙的黑脸比汪精卫的粉面更为壮观
这是善与恶的拼杀
这是美与丑的搏斗
这是人与兽的交战
啊 抗战
以二千五百万个生命的代价
中国洗刷了百年沉重的苦难
以无数城乡化为焦土的代价
中国书写了百年御敌的新篇
张自忠 赵一曼
中国史册上又增添了多

少闪光的姓名
太行山 中条山
中国大地上又演绎出多少血染的故事
武汉城 长沙城
中国战场上又定格出多少血染的场面
啊 抗战
在中国北方广袤的平原
高粱在疯长 长出一蓬蓬血红的仇怨
在铁蹄践踏不到的大地深处
密如蛛网的地道在伸展
从墙孔从树洞从马槽
会突然涌出一排排复仇的枪弹
在中国南方稠密的河道
芦苇在疯长 长出一丛丛雪白的仇怨
每一片苇叶都是一把利刃
每一根苇茎都是一枝响箭
从水面从水下从水边
会骤然飞出一群群复仇的惊鸟
啊 抗战
当然
我们面临过
可悲的败退可耻的变节可恶的盘算
但是我们还有
高昂的头颅稳定的脚跟
挺直的腰杆
当然
我们面临过
北平的沦陷南京的沦陷广州的沦陷
但是我们还有
不屈的重庆不屈的西安
不屈的延安
当然
我们面临过
带血的刺刀冒火的机枪
爆炸的炸弹
但是我们还有
坚强的神经坚硬的骨头
坚韧的信念
因此
我们穿过漫长的黑夜
终于迈进了
那个
金色的锣鼓喧天的秋天
啊
抗战

满江红·抗战颂

□ 刘建伟

卢沟桥畔，枪声响，倭寇突袭。七七夜，黑云压城，残月哀泣。五百石狮发怒吼，二十九军挥刀戟。铁蹄踏，山河尽破碎，当奋起。

黄河边，丛林里，马嘶鸣，烽火急；全民抗战，收我中华地。八载浴血疆疆土，魑魅魍魉归西去。时不待，实现复兴梦，争朝夕。

生命寄语

□ 张兴亚

多日来
黑白的生命底片模糊了我的记忆
一百多条奔跑的呼吸
在一片树叶燃烧成森林之前
覆顶 呻吟 绝望
年轻的消防橄榄绿
以一腔腔红的颜色向祖国宣誓
头颅为人民抛
忠诚为共和国铸
涅槃的浮雕 手中还亮
一闪未发的微信
质朴的祝福
泪满神州
听——
妈妈 通往天堂的路
我不想走
好日子我还没过够

爸爸 夕阳下未落的火光
一瞬间 觅不到回家的月光
孩子 阳光下最灿烂的笑脸
转身 翩跹为蝶
凄美的童话悲恸一生
今天 头七的祭日
没有硝烟 脚步轻轻
拢一拢黑山白水的肃穆
和低首的中国
安安静静划出一片天地
炮竹声起
匆忙赶路的亲人哪
声声撕裂的脚步
停一停 哀思何祭
今世的牵挂
来生见

鹧鸪天·咏荷（二首）

□ 徐建华

一
绿水清波翠影光，平湖岁岁任徜徉。
风吹浪卷枝头叶，岸袅桥分月下香。
云淡荡，雾茫茫，铅华洗净女儿妆。
莲歌乍起兰舟过，白鹭惊飞浴夜凉。

二
叶举团圆浴水凉，淤泥浸染看平常。
晴川纵目接天碧，远浦知心袅岸香。
莲女倩，棹歌扬。疏星点点映清光。
丰标俊影空灵处，享誉人间固久长。

会飞的土地

□ 董国宾

土地知道自己金贵，从没心思说闲话。

大块小块土地手牵手向远处飞去，鹰鸟一样，不倦地仰天飞翔。天滚着天，月滚着月，年滚着年。一天紧过一天的日子里，土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没白没黑地做着天下最大的事。

没人不知道，土地如根知底的伙伴是村庄。土地选择了村庄，村庄选定了土地。它们天天说着生命里最该说的话，想着岁月中最该想的心思和愿望。

土梁上，一片凌乱的房屋松松散散地站立着。200户人家，不足300所房屋。村子不大，每天发生的事，树叶一样拥挤拥挤地一片拍打着另一片。这就是我们的村子。

村子里牛最卖力干活，足有100头。有多少成年牛，就有多少牛车。老态龙钟的牛，牛车岁数自然会大些。我知道哪个路口停着牛车，哪个土堆旁有牛车安家。牛拉了一辈子车，驮了一辈子粮食，耕了一辈子地，到头来，仍有干不完的话；鸡鸭鹅满村子都是，整天吵吵闹闹，总归还是很听话。它们好像很复杂，个性很鲜明，其实很单纯。做事不作态，不肆意，用心能看出透明的东西来；树木和家禽一样多，或独立，或扎堆，形态各异地昂着头；飞鸟看起来很自在，喜

欢在茂密的树上筑巢，在村里来回飞。它们巧舌多言，不像鱼，谁说是哑巴，大都能“说”些好听的；风，斜斜地刮过来，多变有个性，既温情，又刻薄，被柳枝摇曳着，又被柳枝阻隔，春天来了就变暖，冬天来了就变寒。

我们的村子，埋在密密麻麻的事情里度年月。

在早晨的第一声开门声中，父亲走向了土地。脚步刚过，土梁上的开门声就连成一片。它们驱赶着早晨，驱赶着早晨的每一缕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村东头，穿一件翻羊皮袄的冯老大，忙不迭地打开羊圈。村西头，李二叔一串咳嗽没有停下来，就跑去往牛槽里添草添料。大人小孩在每一寸熟悉的泥土上踩过去，一件件数不完的事情，很熟练地做过无数次。

土地上田埂交错，每条埂子都伸向村庄，每块土地都思想贯通，每畦地垄都在乡村的岁月里奔走。父亲倾一生的精力，往田埂上培土，在细窄的埂子上行走一生的路。沐足了早晨的头茬子阳光，在无边的旷野和土地上，父亲把浓重的心思说出来，把最想说的话说出来。谁家的羊“咩咩”直叫，谁一顿吃了半碗饭，哪些老人在墙根晒太阳，哪个娃丢下书包就去割猪草，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惊一

扰，村子里发生的一切，父亲都从心窝里掏出来。父亲的青年、壮年，过去的时光，一个个远走的早晨，都说给了土地听。父亲把立在院墙的铁锨拿来，把闲不住的铁头拿来，每一铁锨、每一铁头都是一句话，这些稠密的话父亲准备用一辈子的功夫去说，说的话和做的事情一样多。

土地把金贵的光阴，全部用来听父亲说心思，和知根知底的村里人打交道。与村子息息相关的话，最能打动土地，最能让土地在心里生根发芽。父亲顾不得风吹日晒，一门心思和土地言语，整天别无他事，美好的时光都耗费在土地上。父亲恨不得一口气把一辈子的话说完，把村子里大大小小的事物说个透，在永远做不完的事情里呼吸和变老。

土地从没心思和游来移去的云朵打招呼，更顾不上和穿行而过的风说闲话，每寸光阴都想办法把影子拉长变大，把父亲说的话，视作生命的行走，伸手接过来，结结实实变成成长苞谷的种子，羊群可以追青逐绿的草滩，鸡鸭鹅展翅欲飞的羽毛，胸怀里藏着千百个一样的梦。土地大块小块抱成一团，做着天底下最美的事，让千事万物心里生出暖意来。

土地知道自己金贵，没白没黑地听村里人说生命中最该说的话。镰刀挥舞的季节，土地像一片片金色的沙丘，从天际拥过来。要不是横在村边的路挡着，守家护院的树挡着，会一直拥到牛槽、墙根。每块土地都是村里人说话的地方，每寸土地都是期待飞翔的翅膀。过去的早晨，行走的时光，等待的日子，都有村子飞翔的影子在晃动。



抗联英雄

荆成义 作

世 相

杨氏索引

□ 张玉杰

电传，新局长看了看，还行，但是不甘心，又要复杂气象情况下的应急预案，杨大学依然索引回车打印电传。新局长来了新兴趣，详细问了杨大学的基本情况才挂了电话。

熊主任及牛、马、罗秘书们办完局长丧事回衙，马上着手写年终总结及相关材料，却听说这些材料已经由杨大学报过了，并且省局很满意，牛、马、罗秘书们长出一口气。但马上又发现了危机，这个杨大学想干什么？十年磨一剑，秘书之位来之不易，攀高是以后的事，当前关键的关键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于是牛、马、罗秘书们暗中一使劲，把杨大学调到三十里铺培训中心，还美其名曰：下基层锻炼。

三十里铺有个本局废弃的培训中心。杨大学报到时，心中感慨，呵，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啊！但是杨大学比林教头厉害，仅仅花枪挑着酒葫芦不行，必须找点事干，好在电教室有的是电脑，他便不知天高地厚在电脑上学中医。

三十里铺是个小镇，培训中心虽然零落镇外，但常有老人去唠嗑闲聊，熟了就无话不谈。杨大学发现他们大大小小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便试着给他们出了几张药方，反正不要钱，试试吧。一试，立马见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求医问药者门庭若市。卫生局不干了，出面干预：“你没有行医证，马上关门！”老百姓更不干了，问：“华佗有行医证吗？扁鹊有行医证吗？李时珍有行医证吗？”卫生局的理由也很充分，前人的事咱管不了，眼前的事必须要管。事情惊动了一位中医学院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她说：“杨当医生不合适，但是当院长合适，以我的名字挂牌，我叫蓝彩。”于是，杨蓝中医院正式挂牌营业。

纪念碑应立在心里

昨晚失眠，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滋味很不好受。想想并不是高尚的忧国忧民思想在“兴风作浪”，又没有像小资们说得那样有人在伤口上撒盐之类的矫情。追根问底，想起了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先生说过的“新闻有害健康”的话，几个月前，持批驳、挑剔的态度把李先生腌臢一顿，现在回头再看，确实有点对不起李先生了。相信每一位关心时事的正常人都被最近发生的新闻“伤”得不轻。

天津港“8·12”爆炸事故的发生，再一次给我们带来血的教训。新闻发布会开了一次又一次，仍然有许多问号没有拉直，一些谜底等待揭开。人们打开报纸，看看电视，都是抢险救灾的新闻。但是，沉痛的心情无法缓解，在这种心情下，起身上网，看到了马末都先生的博客。

马先生说：“为了让我们记住这个沉重教训，告慰逝者，我建议原爆点的大坑保留，在坑旁边一个纪念碑，上面应该有如下碑文：

公元2015年8月12日23时30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节点，在此发生了大爆炸，酿成一场人为的灾难。由于我们的无知，连续犯下无数不可饶恕的错误，致使本来还有美好人生的（ ）条生命在这一刻无端终结。我们无比愧疚，愧对文明，愧对逝者，在此立碑，永世铭记。”

好一个热心肠的马先生，你不愧是文物收藏专家，考虑得真周到。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马先生，你太天真了！”

我认为马先生的天真表现在他的看客心理。天津港发生如此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上百条鲜活的生命从我们的身边消失，这沉重的代价不是多少金钱能够挽回的。几天来，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都沉浸在悲痛之中，而马先生在爆炸



遇难者“头七”祭日，想到的不是如何告慰牺牲者、安抚失去亲人的家属，却是建纪念碑，这心似乎操得太早了。就是你邻居家人死了人，死因还没完全查清，人数还没有全部确定，墓地还没有找好，祭奠的灵堂还没有搭好，你能跑过去对人家说：“你们立个碑吧，我帮您写好了碑文！”你这样做要干“招二脸”才怪呢？一把同情的眼泪没有，你也该有对在火场牺牲的消防战士的同情心吧？也该有对死者的悼念和对生者的安慰吧？你这样急于显示你的“远见卓识”，不是看客心理是什么？

马先生的天真还表现在他思考问题的简单化。在爆炸原址建立纪念碑，警醒后人，纪念死者，按说也是个不错的创意，但是，马先生，你考虑得太简单了，简单到从收藏大家变身成懵懂少年的程度。你不去问一问爆炸的原因，化学药品的毒性及其扩散、残留带来的影响和危害；你不去问一问今后这里的环境会发生如何变化？老百姓如何生活等等，而急于为纪念碑撰写碑文，是想显示你的文采和遣词造句能力吗？况且你的所谓的“碑文”并不能涵盖事情的全部，有很多可商榷之处。

马先生，你还是搞你的文物收藏去吧，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天真下去了，需要告慰死者的工作还有很多没有做，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睡个安稳觉才是重要的？须知安全的纪念碑应当立在各级官员的心里。

郑剑出鞘

(栏目题字：贾长城)

个人的窃窃私语可信度更高，因为那是不加修饰的，是真正的生活照。把林林总总的生活照综合起来，局长的形象也鲜明了，弄他的索引，倒是比弄文件和弄中医简单多了，传达精神念上级文件，布置工作念本局文件，检查工作念下级文件，认字就行。需要动点脑筋的是，迎来送往时以及非正式场合用什么嘴脸，比如对上级用啥表情，对同级用啥表情，对下级用啥表情，豪门盛宴时用啥表情，洗澡、洗脸、按摩用啥表情等等等等。

苟局长派秘书三请杨大学不到，苟局长又催着，只好亲自出马。苟局长到了培训中心门口不肯进院，马秘书赶紧把杨大学喊出。

苟局长说：“我亲自来请，总该回去了吧？”

杨大学说：“不，我感觉离党的要求还有距离，再继续考验我吧。”

苟局长说：“回去离党更近，进步更快。”

杨大学说：“回去了您肯定还得往外撵我。”

苟局长微微摇头：“这么肯定吗？”

杨大学从兜里掏出打印的局长工作索引。

苟局长说：“已经在指导我的工作，好啊，但愿你能成为高参，或者智囊。”

省局局长对杨大学的关照已经让牛、马、罗秘书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看菜吃饭，看脸色说话，不失时机地填空，是机关练就的本能。

牛说：“小杨是个好小伙，遇事肯动脑筋，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马说：“小杨文笔很好，语言流畅，通俗易懂，朗朗上口。”

罗说：“小杨很有大局观，一份材料能把方方面面的因素全都照顾到，最为难能可贵。”

苟局长看着索引，眼睛越瞪越大：“哟，我的工作就是个识字卡，还是个三变脸，还是……”

第二天，苟局长给省局局长汇报，只用了一句话：“杨大学非法行医，已经被公安机关拘留了。”